

广东“十三五”建议:

人均 GDP10 万元

本报讯 经中共广东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表决通过,《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近日正式公布。《建议》提出,广东将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建议》提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立 2018 年为广东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年。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到 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为约 11 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约 10 万元。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到 2018 年全省小康指数达到 97%以上,力争提前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

《建议》提出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发展后劲。科学布局建设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高速公路网,实现国家高速网广东段基本贯通,出省通道和粤东西北连接珠三角、相邻地市间通道便捷畅通,珠三角城市群内部快速化通道体系完备。加快高速铁路网建设,推进珠三角地区城际轨道交通建设,实现 2020 年市市通高铁目标。

(薛冰妮)

第十六届 中国国际建筑 智能化峰会落幕



■观展者试用楼宇对讲机 蓝娟/摄

本报讯 (见习记者蓝娟)12月3日,“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建筑智能化峰会”活动在广州东方宾馆举行。活动现场分为 A、B 两场,分别以“智能建筑新技术与新趋势”和“智慧城市与智慧社区中的智能、安防、健康新技术应用”为主题,深入探索智能建筑在“互联网+”趋势下的发展现状,并就业内最新的技术趋势、解决方案等关键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据主办方统计,现场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智能建筑行业专家、设计院人士、渠道商、厂商以及终端用户等超过 1000 人。

现场的智能楼宇引起不少观展者的兴趣。观展者刘先生告诉记者:“如果使用智能楼宇,估计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物业管理的压力。”

东莞:企业倒闭潮与转型潮并存

加工制造业让东莞市有了“世界工厂”的称号。但近一年来,“熄火”、“衰落”和“危机”成为外界加在东莞身上的标签。媒体称之为东莞遭遇新一轮“工厂倒闭潮”。

面对这番景象,东莞市市长袁宝成说,一些企业的倒闭,是属于市场经济中优胜劣汰,并不能说明制造业整体遭遇了危机。

相关专家认为,东莞一些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工厂倒闭的同时,一些高科技、大品牌公司也在崛起。一边是倒闭潮,一边是转型潮,两者并存。这是中国产业升级必须经历的过程。

倒闭后的厂区一片萧条

关闭东莞的工厂一年多后,37岁的任远前不久将深圳的工厂也关闭了。

几个月来,任远把自己名下的房子、车子变卖维持运转。但他发现,卖再多的房子和车子也解决不了问题。最终,任远选择彻底告别手机制造业。

“我的遭遇和高民一样。”任远说,今年1月,“兆信通讯”董事长高民留下遗书自杀,引起社会轰动。高民的几位供货商拖欠上千万货款,成为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10年前,东莞攒几台模具机就能开工厂。当时还是打工仔的任远抓住机遇,在东莞开了第一家手机屏幕组装厂。

经过数年的发展,任远的工厂年产值2亿多元,用工最高规模有上千人。2009年,他在深圳又开了一家同样的工厂,主要生产手机屏幕和屏幕光源。两个厂为他实现了财务自由。

但从2012年开始,手机制造业开始走下坡路。除了国际上一线手机品牌被淘汰外,手机配件制造业的竞争也越来越白热化。

与任远类似的案例近一两年不断上演。东莞当地流传的说法是,近一年以来,至少有4000家企业关门。而以电子行业为首的生产制造业企业成批倒闭,媒体称之为东莞第二轮“倒闭潮”。

“其实做到后来已经没有意思了,工厂利润三年减少了九成。3年前生产100万件货能赚200万,现在生产1000万件才赚200万。”任远说,从2012年开始,手机屏幕的利润越来越低,厂家纷纷压价销售,成了恶性循环。

不久前,成立于2013年的东莞京驰塑胶科技有限公司宣布破产。该公司也是一家生产手机外壳的企业。

很多企业无奈选择外迁

除了倒闭,也有企业选择了外迁。

今年十月长假过后,东莞金宝电子厂将4个厂区中的一个厂区生产线关停。据媒体报道,金宝公司要将生产线转移到泰国。

东莞金宝电子厂位于东莞长安镇,属于台资企业,主要为世界知名的电子钢琴、电脑、打印机代工。

金宝公司员工刘强(化名)说,今年中秋节之前,他们完成最后一批订单后,公



■倒闭后的厂区一片萧条

司宣布放中秋和国庆长假。但等到10月8日来上班时,他们发现工厂的生产线被拆除,听说生产线转移到泰国。他们所在的整个凤凰厂区的人要么分流到其它厂区,要么遣散回家。

截至11月初,原来凤凰厂区的100人还在公司坚守。他们说,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玩手机、睡觉,一个月按照基本工资2000元发工资。但金宝电子厂并不认可生产线转移的说法。

尽管东莞金宝电子厂否认将生产线转移到泰国,但东莞市工厂转移到中国内地、越南、印度、非洲的比比皆是。

东莞一鞋厂负责人曾亮(化名)说,他曾到访过非洲加蓬等地,现在非洲很多地方和30多年前的东莞很相似,低廉的人力成本、低下的政策门槛十分适合野蛮生长,他已经打算到非洲新大陆去寻找“第二个东莞”。

任远的老乡,今年28岁的河南周口人申丰则打算把自己的LED灯厂转移到内地。最近,申丰正在与老家的镇政府洽谈政策方面的优惠。

“东莞还有什么地方能吸引我?就算把我留下,我上哪里去招工人?”申丰说,东莞、深圳一个工人工资最低不能少于3000元,否则一个小工都招不到,但在内地,1000多元就能招到一名工人。

“机器人”和“腾笼换鸟”

东莞市市长袁宝成坦言,随着人口红利逐步消减,东莞早期在“孔雀东南飞”背景下形成的劳动力“洼地”效应已全面消退,“求工难”已演变为“招工难”,而且与周边中心城市相比,非但没有人才引进的成本优势,反倒会因为城市配套不完善、人文环境不理想等加重成本。

据介绍,面对现实的困境,东莞官方开始大力度推进“机器人”运动。

按相关报道,东莞市政府设立了东莞市“机器人”专项资金,从2014年起每年出资2亿元,连续3年共6亿元支持企业实施“机器人”,最高补贴比例可达设备总额的15%。

“有退有留是东莞制造业升级的策略,东莞有将近30万家中小企业,不可

能每一家都进行机器改造,这是不现实的,一定会有一批企业退出。”有学者这样分析东莞工厂倒闭现象。

东莞另一项大的举措是“腾笼换鸟”,让企业转型升级。

东莞一位官员称,所谓的“腾笼换鸟”,即是把现有的传统制造业从目前的产业基地“转移出去”,再把“先进生产力”转移进来,以达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目的。

东莞市某玻璃镜片生产公司的老板张杰(化名)算是一个成功的转型者。他三年前在东莞生产石膏板。张杰说,自己的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但随着国家房地产市场调控,他的企业开始走下坡路。他想到了转型。

他了解到激光镜片目前属于一个冷门,很少有企业生产,但这个镜片用途广泛。于是他从高校引进6名博士,开始研发自己的激光镜片。“我现在一年的利润,就比我以前做石膏板全部的利润都多”。

“东莞经济新常态”

10月28日,东莞市市长袁宝成会见23家海内外媒体时表示,2015年东莞关停外迁的企业243家,涉及合同金额为3.3亿美元,东莞新增外资项目698个,涉及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为38.5亿美元,同比增长17.7%。这个数据表明,东莞外资企业有倒闭和迁移的情况,但新增外资企业和项目也在不断增加,东莞经济发展处于一个稳定增长的情况。

此前,袁宝成也曾公开表示,近期外界关注的倒闭企业大都是智能手机或其生产手机部件的生产商,这属于市场经济中优胜劣汰,并不能说明制造业整体遭遇了危机。

对于东莞市的经济增速问题,袁宝成定性为“东莞经济新常态”。

袁宝成说,东莞正逐步从高速增长切换为追求更有质量、效益和后劲的中高速新阶段,“这个过程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期、转型升级阵痛期等交叉叠加”。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已经无法再持续,而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速增长已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目标。

(来源:《新京报》)